

北平莫斯科在南部非洲的角逐

——南部非洲報導之二

楊逢泰

北平與莫斯科滲透非洲的模式

遠在布爾雪維克革命之前，俄國即注意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莫斯科積極向此一政治新大陸滲透，根據蘇俄著名非洲學者卜特金（Ivan I. Potelkin）的藍圖，以工會為擴展蘇俄勢力的工具①萬隆會議以後，北平緊隨莫斯科之後，亦向非洲發動攻勢，中共所遵循的是一個以農民為基礎，藉以發展未來「世界革命」的模式，②二者所循的模式雖有不同，但其終極目標——進行「世界革命」——則無二致，而且犯着同樣的錯誤——企圖將共產黨的意識型態販賣給非洲。在部落社會，尤其是在伊斯蘭的社會中，這是註定要失敗的③，而且，大多數的非洲國家均在和平轉移政權的方式中獲得了獨立，國際共產黨並沒有成功的挑撥起黑白之間的衝突和敵意，除南非共產黨以外，也沒有真正的共產黨。

可是在桑比西以南的非洲，情勢迥然不同，葡萄牙撤退以後，在莫桑鼻克已經建立了非洲第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的國家，在安哥拉也崛起了親莫斯科的政權。在羅德西亞，在南非共和國，黑白之間的衝突已到了攤牌的階段，莫斯科和北平以支持「解放組織」的方式，再度展開激烈的競爭。覬覦南部非洲豐富的資源，威脅開普頓的航線，爭取世界性的地位，並且為西方在世界舞台上製造許多新的問題。目前，整個南部非洲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

毛共乘黑色民族主義在非洲茁長之際，打着「民族主義」的旗幟，向非洲滲透。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是中共可以「貢獻」的「革命經驗」，所以一開始北平就在非洲輸出「革命」而鼓勵「武裝鬥爭」，雖然周恩來一再否認向非洲輸出革命。可是遠在一九六一年，「人民日報」就招認：

所有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遲早終會揭竿而起革命，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中共）革命的經驗和理論，總是那樣受到那些被壓迫人民衷心歡迎的原因，同時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介紹中國共產黨游擊戰術的小冊子在非洲、南美和亞洲會那麼廣泛的流傳。④

當時，北平滲透非洲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在國際上企圖孤立我中華民國，一方面，企圖與非洲國家建立「統一戰線」，來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一九六五年周恩來所說非洲「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的評論引起了非洲新興國家的疑懼。⑤

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毛共不再支持非洲國家的叛亂份子來對抗非洲政府，而是以支援游擊運動的方式來對付南部非洲的白人控制的國家和殖民地，坦尚鐵路是中共此一政策的具體表現。可是在坦尚鐵路充份發揮其效力之前，南部非洲就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葡萄牙在政變後，不久就退出了非洲，使整個南部非洲局勢為之改觀，在經濟上，坦尚鐵路也不能完全解決尚比亞銅礦的輸出問題，因為達蘭撒港設備簡陋，不論港口和鐵路都不勝負荷，而且坦尚尼亞要求的運費很高，反而引起了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兩國的磨

支援游擊戰——北平「統戰策略」的

最高運用

擦⑥。

中共瞭解：非洲是歐洲的後院、南部非洲的資源和戰略地位尤為重要，也瞭解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對中共制度是一種威脅。所以北平支援南部非洲的游擊運動，它的戰略是配合其全球性戰略的一部份，在其與美國拉攏之前，企圖動員第三世界來對抗兩個超強國。目前，其重點已轉變為對抗蘇修。這是統戰策略最高的運用，澳洲國立大學（National Australian University in Canberra）國際關係高級研究員艾德博士（Dr. W. A. C. Adie）說：

毛澤東和其信徒企圖利用游擊戰的原則來防禦資本主義的敵人，以及防禦更具危險性的社會主義的「盟友」，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讓「蚌鶴相爭」，其目的是將實際的敵人和潛在的敵人捲入漩渦之中，以統戰的方式，來孤立「主要敵人」和吃掉其他敵人。⑦

莫斯科「戰爭與和平」的兩面政策

布里茲涅夫在一九七一年蘇俄共產黨第二十四屆黨代表大會上指出了莫斯科對南部非洲的態度，當時他說：

在外交政策方面，黨的路線是和平與國際安全的路線，……以及與全世界解放和反帝國主義力量的聯盟。

這可以解釋為一種「戰爭與和平」的政策。一方面與西方以貿易來達到和平（和解），另一方面儘速動員反帝國主義的各種力量來對西方進行鬥爭，在這方面，南部非洲局勢的發展在蘇俄對美國的攻擊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蘇俄的基本目標是在南部非洲的黑白之間建立一個兩極的對立狀態。將葡萄牙、南非和羅德西亞形容為對抗黑色非洲的一個「惡魔的同盟」。莫斯科故意的嘗試在南部非洲促成敵對的氣候。

為了促成南部非洲黑白之間的敵意，蘇俄的基本策略是將南非、羅德西亞和葡萄牙在非洲孤立起來，此項孤立政策是利用聯合國來離間南部非洲的幾個白人政府和他們傳統的西方盟國。聯合國變成了蘇俄削弱西方國家在非洲立場的共鳴器，蘇俄領導階層經常猛烈的攻擊南部非洲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事實上，這是蘇俄宣傳戰的主題，而莫斯科自詡為聯合國反對「帝

北平莫斯科在南部非洲的角逐

國主義」理想的保護者。此一方法作為孤立白人政府政策的一部份，在非洲獲得很大的成功。

莫斯科瞭解如果以直接的軍事方法來威脅環繞好望角的波道將引起西方強烈的反應。所以蘇俄以間接的方法，以援助恐怖運動來達到它威脅此一戰略地帶的目的。莫斯科充份瞭解在南部非洲製造緊張局勢和公開衝突符合它的利益。

莫斯科亦密切的注意南非社會內部的糾紛，并深知製造內訌是一種絕妙的技術，所以莫斯科控制的大眾傳播工具儘量的誇張南非境內的反政府暴動，尤其是企圖煽動青年與南非政府衝突而坐收漁翁之利。

北平和莫斯科的宣傳攻勢

自從葡萄牙撤出非洲之後，南部非洲的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從北平和莫斯科對南部非洲的宣傳和爭取葡屬非洲「解放組織」的努力中可以反映出來。

在南部非洲局勢發展的過程中，北平和莫斯科雙方都意識到：非洲大陸上黑白之間的糾紛，是可以利用來達到其目標的最佳機會。雙方在爭取「解放運動」的過程中，一方面予以大量的軍經援助，另一方面展開了宣傳戰，北平的大眾傳播將中共描寫成爲此一鬥爭中一個積極的革命的動動力，以毛澤東思想為「革命幹部的指導原則；同時譴責蘇俄為「貪得無厭的國際剝削者」，設立了多國公司，以廉價收購和高價買出的方式來剝削發展中的國家，蘇俄方面則誇張中共的影響力，警告來自北平的危險，并指責中共強調「自力更生」和農業至上，企圖使非洲步向錯誤的發展途徑——使非洲大陸繼續處於經濟落後的狀態之中。

北平透過其宣傳喉舌，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宣揚這種意識形態的主要理由是試圖建立一種印象，使人認為中共是非洲被壓迫人民在鬥爭中所需要意識形態和物質支援的主要來源。⑧

葡萄牙退出東非後，莫斯科的目標指向南非，而認為羅德西亞是通往普利托里亞（Pretoria）的最後一個障礙，因此在其宣傳攻勢中指出：「白色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南非變成了非洲獨立攻勢中的「最後基地」。南非

和羅德西亞也變成了非洲最後的殖民殘餘，因此，蘇俄的最後目的是要消滅羅德西亞和南非，所以敦促非洲各國政府不要理會南非所發出和解的呼籲，同時讚揚非洲團結組織部長理事會將解放羅德西亞和南非作為下一目標的決定。

爲了達成此一最後目標，莫斯科經常採取行動，根據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真理報」的報導：南非共產黨和葡萄牙共產黨在倫敦開會，發表合作的聲明：也就是葡萄牙共產黨允許南非共產黨利用安哥拉和莫桑鼻克爲基地，對南非發動軍事行動。

蘇俄的宣傳更形容南非和羅德西亞爲侵略性的新殖民主義者，蘇俄利用聯合國的反殖民決議案，意圖糾合這個世界組織來對付南非和羅德西亞，藉以削弱西方與黑色非洲之間的關係，將西方國家和南非及羅德西亞混在一起，試圖將西方變成反黑色非洲的集團。^⑨

北平莫斯科對游擊運動的影響力

研究非洲的學者對於北平和莫斯科在南部非洲各「解放運動」中的影響力具有不同的看法和報導，拉根姆(Colin Legum)認爲：除開南非的非洲國民大會黨(ANC)之外，主要的「解放運動」如莫桑鼻克解放陣線(FRELIMO)羅德西亞的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ZANU)以及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似乎更容易與中共合作。^⑩

根據南非外交協會(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高級研究員普林斯洛(Daan Prinsloo)的報導：非洲革命運動分裂爲親蘇和親中共的兩個陣營，主要的是一九六九年在蘇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舉行的所謂解放會議的結果。這次會議是蘇俄所組織，但由世界和平理事會和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出面主辦，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蘇俄所控制的六個非洲組織，即非洲國民大會黨(ANG)，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ZAPU)，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WAPO)，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幾內亞和佛德角島非洲獨立黨(PAIGC)，和莫桑鼻克解放陣線(FRELIMO)。

在另一方面，四個親毛共的運動，即從非洲主義大會黨(PAC)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ZANU)，安哥拉完全獨立國民同盟(UNITA)，莫

桑鼻克革命委員會(CREMO)却在倫敦發表一項聲明，指責這項解放會議「打算控制葡萄牙殖民地 and 南部非洲的解放鬥爭，俾能進一步由蘇俄與美國合作，來共同主宰這個世界」。^⑪

在上述各種不同的報導下，至少有三個事實可予肯定：第一、北平援助的目標是該區域內較小的運動或者是主要運動中分裂出來的組織，第二、北平或莫斯科對各種運動的援助，其用意均在煽動黑白之間的衝突，達到其滲透利用的最終目的，第三、在悠長的歲月中，雙方爭取的努力互有消長，因而影響其對非洲游擊運動的實際控制，莫桑鼻克解放陣線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北平莫斯科在莫桑鼻克的競爭

在莫桑鼻克的游擊運動彼此競爭，歷經離合。一九六二年春天，三個小黨合併爲莫桑鼻克解放陣線，北平和莫斯科均予援助。一九六五年「解放陣線」的脫黨份子另組莫桑鼻克革命委員會，中共旋即予以援助。^⑫

但當革命委員會瓦解時，中共又轉而支持解放陣線，充份表現出中共在支援非洲游擊運動時的機會主義的態度。至於北平和莫斯科對解放陣線的影響力究竟孰大孰小，很難判斷，拉根姆認爲：在莫桑鼻克，無論是民族主義者或馬克斯主義者都被北平的「農村革命」和「土地政策」的自力更生的例子所吸引，馬夏爾和他的副手季山諾都是如此，可是，范納曼(Vanneman)則認爲，在過去，中共的影響力控制了莫桑鼻克解放陣線。因爲在游擊戰的終期，大多數的幹部都是中共訓練的。但是有許多證據顯示：莫斯科的影響力是實質上的，而且不斷的在增強之中。范納曼指出：馬夏爾在俄國接受訓練，他的副手又是公開親蘇俄的人物；馬夏爾更會牢記着在悠長的游擊戰時期中，北平會同時支持莫桑鼻克的其他解放運動，尤其是，莫斯科有力量供應更爲精密的武器，因此，在馬夏爾掌握政權後的幾個星期，塔斯社就在莫桑鼻克的首都馬波渡設立了分社。中共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以五十噸米贈送莫桑鼻克，而馬夏爾却將此項贈米轉送給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中共曾爲此提出抗議，並將僞大使召回。^⑬

馬夏爾在控制莫桑鼻克之後，展開對華僑的迫害，土地被沒收，商店被

強迫關閉，大多數的華僑均遭強制出境，移民到巴西或其他地方，并有少數留在史瓦濟蘭。^⑭中共援助莫桑鼻克解放陣線奪取政權，結果使當地的華僑慘遭被害，對北平而言，實是極大的諷刺。

北平、莫斯科在羅德西亞的競爭

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政變時，北平已鞏固了與坦尚尼亞和尚比亞的關係，并在安哥拉的兩個解放運動，即薩伊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和安哥拉完全獨立國民同盟建立了堅強的地位，所以在一九七四年底，情況對北平有利。當時莫斯科則支持以羅安達附近為基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不但冒着支持一個少數黨的危險，且與非洲團結組織贊成三個運動團結起來，建立聯合政府的政策不符。因而蘇俄祇好孤注一擲，對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予以緊急大量的援助，使其在內戰中取得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⑮

但安哥拉的經驗對未來羅德西亞和西南非局勢的發展，恐難適用。因在這兩地區，外國的影響力將受到鄰近黑人國家領袖們的限制。

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羅德西亞的解放組織是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ZAPU）以恩柯穆為首領，此一同盟於一九六三年發生分裂，由西索爾另組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ZANU）。前者接受蘇俄的援助，而後者接受中共的援助。^⑯兩者發生內鬨，又有一部份人在辛巴勃威人民同盟前任主席吉克里瑪（James Chikerema）的領導下合併成爲辛巴勃威解放陣線（FRONLIZI）。^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由於尚比亞總統卡翁達的壓力，三個運動同意在羅德西亞合法政黨非洲國民議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uncil: ANC）領袖莫索爾華大主教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⑱但非洲國民議會黨於容納這三個運動之後，內部發生分裂，恩克穆領導國內一翼，希望以談判方式，達成黑人多數統治；莫索爾華領導國外一翼，欲以游擊戰來推翻白人統治。^⑲

根據拉根姆的研析，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莫桑鼻克總統馬夏爾和波扎那總統卡瑪已經組織了一個總統陣線（Front-Line of Presidents）由尼瑞爾擔任主席，這個總統陣線對未來羅德西亞局勢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爲，第一、總統陣線目前獲得非洲團結組織多數委員

北平莫斯科在南部非洲的角色

國的支持，其次，他們獲得最新成立的辛巴勃威解放軍（Zimbabwe Liberation Army）高級指揮部的信任。關於此一組織的領導階層，據拉根姆說，尚不得而知，^⑳不過根據報導。本年七月二日，非洲團結組織第十三屆高峯會議在模里西斯的首都路易士港（Port Louis）揭幕。大會有鑒於羅德西亞的兩個游擊運動不能合作，決定由解放委員會所控制的第三勢力，來發動一個新的游擊戰，但受到非洲民族議會黨國外一翼領袖莫索里華主教和國內一翼領袖恩柯穆的猛烈反對。^㉑根據局勢發展的判斷，此一第三勢力，可能就是辛巴勃威解放軍。在這次高峯會議之中，莫索里華和恩柯穆並沒有解決他們之間的敵意和糾紛。七月五日，莫索里華向恩柯穆提出五點團結計劃、要求團結組織和四國總統陣線協助，迅速獲致一項解決辦法，恩柯穆予以拒絕，并在步出會場時，向記者們說：「任何揚言能够領導辛巴勃威人民的人，應該回到辛巴勃威，向人民提出團結的辦法」。^㉒

在未來羅德西亞局勢的發展中，總統陣線可扮演的角色具有相當的效力。雖然四位總統過去對安哥拉問題曾有敵對的意見，但彼此之間仍然有密切友好的關係，而且對羅德西亞的戰略有一致的意見，并已獲得四點協議。

第一、他們對在羅德西亞進行大規模的游擊戰已有一致的承諾，直到白人領導階層願意談判立即實現黑人多數統治爲止、進行游擊戰的時期應儘可能予以縮短，以免危害尚比亞和莫桑鼻克的經濟。

第二、所有外國對游擊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必需經由非洲團結組織的解放委員會，以免大國支持敵對的游擊運動而重演安哥拉的悲劇。

第三、爲了防止外國干涉，他們堅持，戰鬥行動只能由辛巴勃威人來担任，因而排斥了古巴軍隊在羅德西亞作戰的可能性。

第四、在莫桑鼻克和坦尚尼亞的辛巴勃威解放軍的訓練營中，不准再派遣新的軍事教官。

上列四點對中共有利，因爲在過去七年中，北平一直全力支持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而國民同盟的游擊隊員現在已納入辛巴勃威解放軍的編制之中。蘇俄支持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未能建立有效的游擊武力，人民同盟在辛巴勃威解放軍中雖然派有代表，只是一個較小的合夥人而已。在辛巴勃威解放軍的高級指揮部中，除少數一兩個人以外，大多數人贊成與中共的「軍事教官」合作。惟蘇俄仍在不斷的施用壓力，要求古巴軍事教官担任主

要的訓練任務，而中共則極力予以阻止，指責古巴軍隊是蘇俄的傭兵。由於解放軍接受了蘇俄所供應的SAM飛彈和其他精密武器，現在也只得接受少數古巴軍事教官，因此，在羅德西亞的鬥爭中，北平和莫斯科的敵對情勢仍在持續之中，但因莫斯科對游擊隊目前迫切需要的精密武器，具有較大的供應能力，所以莫斯科在這場橋賽中，掌握了王牌。²⁵

北平莫斯科在西南非的競爭

西南非洲的游擊運動有兩個，即西南非人民組織(SWANU)和西南非國民同盟(SWANU)，前者在蘇俄支援下，有實際的力量，後者為中共所支持，沒有實力，只是一個形式上的組織。²⁶根據拉根姆的報導，因為西南非人民組織的力量逐漸增加，亦為中共所爭取的對象。

西南非洲目前在南非的直接控制之下，未來局勢的發展端賴南非政府的決策而定。南非總理休斯特已經宣佈：決定在兩三年之內給予納米比亞(即西南非洲)在黑色多數統治之下完全獨立，南非政府亦曾與納米比亞的領袖卡波肯(Chief Clemens Kapuno)達成廣泛的協議。但是休斯特總理至今尚不願與西南非人民組織國外一翼的領袖們談判，鑒於西南非人民組織已獲聯合國和非洲團結組織的承認，如果未來的納米比亞新國家要贏得國際上的承認，勢必要爭取該組織若干領袖的同意。

如果南非政府堅決不與西南非人民組織談判，則納米比亞的問題可能變成外國干涉與援助游擊戰的藉口，和平轉移到黑人多數統治的希望將逐漸減少。

西南非人民組織最近受到蘇俄與日俱增的壓力，蘇俄曾以給予該組織流亡領袖紐亞瑪(Sam Nujoma)大量軍經援助為條件，要求減少自中共所獲得的援助，以蘇俄和古巴目前在安哥拉的地位，自然容易提供西南非人民組織所需要的支援。²⁶

北平和莫斯科的「競爭」和「分工」

安哥拉事件的結果轉變了北平和莫斯科在非洲影響力的平衡。事實顯示：蘇俄對於在南部非洲據有戰略地位的盟友，願意並且有能力提供及時有效

的援助，這種事實對非洲其他解放組織認真考慮接受莫斯科的援助。不啻是一種鼓勵。²⁶

在安哥拉事件中，中共自認為是美國事實上的盟國而敦促美國干預安哥拉。在莫斯科方面，當美國和西歐反對「和解」的勢力正在抬頭之際，竟甘願冒與華盛頓對抗的危險。在安哥拉危機中，北平和莫斯科在第三世界極力從事宣傳，攻擊對方。北平指責莫斯科是「現代的沙皇主義者」(modern tsarists)。企圖「一手挑撥安哥拉的內戰」。莫斯科則指控北平「積極支持親西方的集團和組織，促使他們對安哥拉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先鋒——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採取行動」。²⁷

在安哥拉的內戰中，蘇俄支持的是以城市為基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中共則支持以廣大農村為基礎的安哥拉完全獨立國民同盟和以部落為基礎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此一事實很容易使人有一種錯覺，認為北平是站在西方的一邊，但究其實際，并非如此，北平和莫斯科仍在以不同的模式向非洲滲透，只是在南部非洲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分工而已。北平向廣大農村社會滲透，莫斯科向南非的工業中心滲透，而且雙方都瞭解，最好滲透的對象是青年學生，在軍事上，蘇俄具有在遠洋進行傳統戰爭和核子戰爭的能力，而北平卻長於組織和訓練游擊戰爭，二者相輔相成，不論是「合作」或者「競爭」均構成南部非洲尤其是南非共和國的真正威脅。

大多數的黑人領袖均願以非暴力的方式達成他們的政治願望，他們反對共產主義，也堅決的反對大國政治介入非洲，可是他們有一種錯覺認為南部非洲的白人種族主義，其禍害尤甚於共產主義，所以在對抗白人政府的鬥爭中，甘心引入反西方的力量。²⁸

與一般人相反，在南非有部份人士認為北平和莫斯科並沒有真正的分裂，北極態和赤龍仍在秘密合作，企圖侵佔自由世界，二者之間有一種分工；蘇俄集中力量在中東、北非和印度洋，而中共的箭頭指向東非、中非和南部非洲，一旦控制非洲和開普航線之後，且將傾全力包圍和攻擊歐洲，他們引證列寧和拿破崙的話來證實他們的理論，列寧曾經表示，通往巴黎和倫敦之路可以經由非洲，拿破崙亦曾說過：「歐洲可以在非洲予以推翻」。²⁹

北平對南非的威脅

坦尚鐵路在安哥拉和莫桑鼻克獨立的過程中，雖然沒有發揮其預期的作用，可是，在南非有若干人士相信：坦尚鐵路不但對羅德西亞，而且對南非構成一個實際的威脅，因為此一鐵道可能變成「幾百萬過剩中國人的跳板」springboard for millions of superfluous Chinese^{②8}。約翰紐斯堡有一位外科醫生賓恩(Dr. Jack Penn)曾在紐約時報撰文稱：坦尚鐵道完成之後，南部非洲可能成爲中共理想的殖民地；該文指出坦尚鐵路的興建爲中共殖民計劃的一個步驟，在南非白人的心目中，「黃禍」的威脅實不亞於那些恐怖運動。根據南非人士的解釋，中共企圖控制南非，其目的不但在窺奪具有戰略價值的開普航線，而且欲獲得南非的黃金、鑽石、鈾、煤和白金等重要礦產資源。^{②9}

南非的學術界在過去太重視對歐洲和美國的研究，對於亞洲和中共缺乏研究和認識，^{③0}對北平的威脅不管是實際或是想像，甚至是近於歇斯的里，但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北平在非洲最後的目標是南非共和國。

因爲北平構成對南非的威脅。甚至有許多南非人士反對將完全獨立給予川斯凱(Transkei)、吉斯凱(Ciskei)和廣索魯(Kwazulu)和其他南非黑人自治區，自從休斯特總理表示班圖國家獨立之後能夠與世界上任何國家，包括蘇俄和中共在內，建立外交關係，這些人士就指責執政的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將共和國置於嚴重而不必要的危險之下，因爲讓班圖自治區獨立，不啻是引狼入室，使中共能够在這些自治區內建立空軍基地，訓練軍隊，將自治區轉變爲共產主義的溫床和侵略南非的基地，他們指出：當英國人離開桑吉巴、塔干伊喀和尚比亞之後，毛共即乘虛而入，如果北平和蘇俄出現在索魯蘭和川斯凱，對南非來說，將有難以想像的後果，尤以川斯凱位於南非東海岸地帶，更將構成南非海防的嚴重問題。^{③1}

註解·

① "Russia and the African Trade Union", *Intelligence Digest* (24th year, No. 279, December 1961), pp. 8-9.

② Richard Lowenthal, "China", in Zbigniew Basezinski (ed.) *Africa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51.

③ 「人民日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日「社論」。

北平莫斯科在南部非洲的角逐

④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To the Point* (10 March 1973, Vol. 2, No. 5) p. 25.

⑤ 與南非外交協會(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高級研究員普林斯洛(Daan Prinsloo)談話紀錄。

⑥ "China's African Wedge," *To the Point* (18 November, 1972, Vol. 1, No. 25) pp. 18-19

⑦ Jan A du Plessis, *Soviet Strategy towards South Africa*, Study Report, No. 1, 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May, 1976, pp. 1-3.

⑧ Daan S. Prinsloo, *China and the Liberation of Portuguese Africa*, Study Report, No. 2, 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May 1976, pp. 1-3.

⑨ Plessis, op. cit., pp. 5-6.

⑩ Colin Legum,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the West in Southern Africa," *Foreign Affairs* (July 1976, Vol. 54, No. 4) p. 749.

⑪ Prinsloo, op. cit., pp. 3-4.

⑫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189.

⑬ Prinsloo, op. cit., p. 7.

⑭ 訪問我駐史凡濟爾大使館鄭祕書文書談話紀錄。

⑮ Legum, op. cit., pp. 749-50

⑯ "Major Nationalist Organization of Southern Africa," *Africa Report* (April 1965) p. 48 and "Dar es Salaam: Where Exiles Plan and Wait," *Africa Report* (July 1963) p. 5.

⑰ "Terrorism: Secret Bases in Zambia," *To the Point* (Feb. 1973, Vol. 2 No. 3) p. 29.

⑱ Simbi Mubake, "The Quest for Unity in the Zimbabwe Liberation Movement," *Issue* (Spring, 1975; Vol. V, No. 1) p. 18.

⑲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2, No. 9; October 15, 1975) p. 3736.

⑳ Legum, op. cit., p. 753.

②⑧ *African Research Bulletin* (Vol. 13 No. 7, August 15, 1976) p. 4080A.

②⑨ *Ibid.*, p. 4080B.

③⑩ Legum, op. cit., pp. 753-55.

③⑪ Larkin, op. cit., p. 189.

③⑫ Legum, op. cit., pp. 757-58.

③⑬ Legum, op. cit., p. 753.

希、土在愛琴海的紛爭及其展望

石樂三

一 前言

希土兩國因愛琴海 (Aegean Sea) 主權問題，多年來一直在爭執之中。安卡拉政府爲了測探愛琴海東部大陸礁層的石油資源，曾於七月廿三日派遣一艘載重一千二百噸的地震探勘船——席斯米克一號 (Sismik I or Hora) 駛往作業。

在此一船隻駛離伊斯坦堡 (Istanbul) 之前，土耳其外長賈來揚吉 (Sabri Goglayangil) 曾以電話通知希臘大使席斯瑪都波洛斯 (Dimitri Cismadopoulos)。他希望該船「能順利完成其和平任務。」

當該船駛抵愛琴海東部希臘里諾斯與里斯波斯兩島 (Lemnos and Lesbos Islands) 之間的水域時，雅典政府隨即聲明，土耳其的這項行動，違反了一九五八年日內瓦公約 (Geneva Convention)；希臘駐安卡拉大使亦指責該船隻侵犯了希臘的大陸礁棚，並促請安卡拉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該船進一步侵犯希臘在愛琴海的主權。

安卡拉政府不但無理會雅典的上項聲明，反而向希臘提出「強烈」抗議，譴責其在愛琴海調派艦艇騷擾這艘土耳其探測船隻，並要求「立即停止」

此項「挑釁行動」。

雅典政府一面下令三軍採取備戰行動，一面採取兩項外交措施：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集會討論此一事件，並促請海牙國際法庭就愛琴海大陸棚作出公正的裁決。這顯示希臘三軍的積極備戰行動，只是一種姿態，目的在使希臘加強其在安理會的談判地位。

土耳其的這艘船隻在完成其初步石油測探作業之後，遂於八月十五日駛返伊斯基麥 (Izmir) (土耳其西部港口)，準備於下週再度駛往此一引起爭端的愛琴海海底恢復其勘探石油工作。

聯合國安理會於八月十二日開始集會辯論愛琴海之紛爭，希土外長均出席會議，兩人各爲其國家主權而辯護；同時海牙國際法庭也在開始準備研討愛琴海問題。

美國務卿季辛吉已將其注意力轉移到希土因愛琴海主權問題所引起的爭端，他正試圖說服這兩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成員國，循外交途徑和平解決彼此間的紛爭，並與希土兩國外長在紐約會談，設法阻止這兩個具有戰略地位的北約盟國發生衝突。

安全理事會調解愛琴海的石油主權問題，勢將遭遇許多困難，因爲希臘在愛琴海中的島嶼多達三千有餘，而有些距土耳其海岸僅數英里。希臘堅持